

江宁织造与曹家

稗圣曹雪芹之根 经典红楼梦之源

周汝昌署

周汝昌 严中 著



中华书局

江宁织造与曹家

傅杰
印

周汝昌 严中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宁织造与曹家/周汝昌,严中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432-3

I. 江… II. ①周…②严… III. ①内政部—研究—中国—清代②《红楼梦》研究 IV. ①D691.2②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5387 号

-
- | | |
|------|--|
| 书 名 | 江宁织造与曹家 |
| 著 者 | 周汝昌 严 中 |
| 责任编辑 | 李世文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63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8 字数 180 千字 |
| 印 数 | 1 - 6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432-3/K · 2443 |
| 定 价 | 29.00 元 |
-

风入松

南京大行宫

周汝昌

行宫轮奐映朝阳，新美旧辉煌。金陵佳丽千年事，迈风流、来续

齐梁。织锦江南黼黻，艺芸薊北缥緗。

治隆唐宋笔非常，萱瑞奉高堂。恩深保育迷青史，诵红楼、祠语

微茫。万寿禅林钟磬，西池台榭梨棠。





周汝昌（左）、严中合影（1988年11月，北京周汝昌寓所）



清·张见阳绘《棟亭夜話图》



康熙御书明孝陵“治隆唐宋”碑



《康熙南巡图》之“石头城”、“旱西门”



《康熙南巡图》之“文庙”（夫子庙）、“贡院”



《康熙南巡图》之“鸡鸣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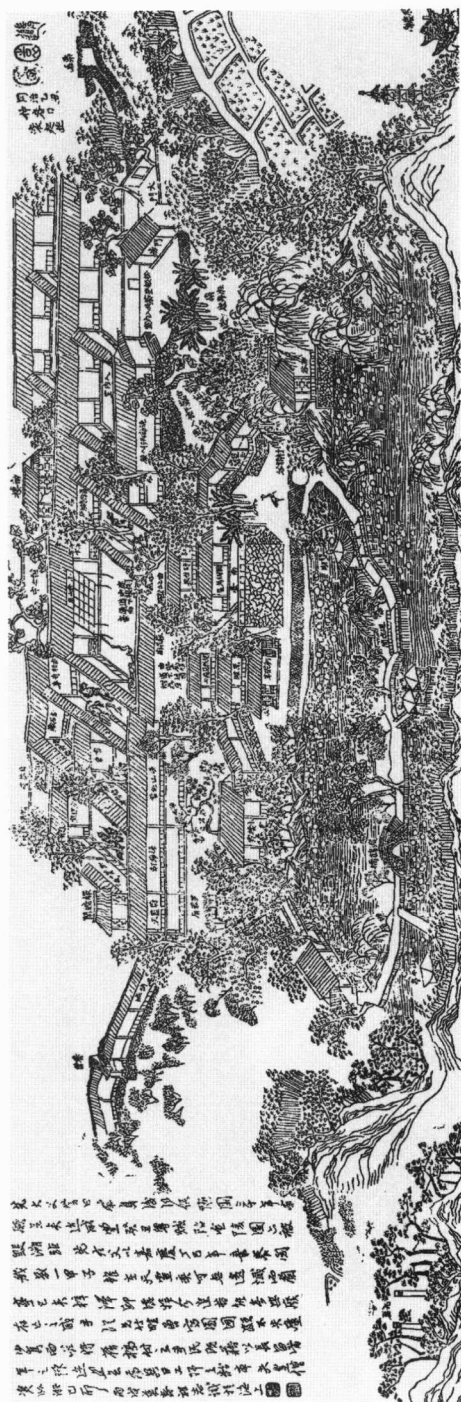
《康熙南巡图》之“三山街”、“旧王府”

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謹
奏
聖安江南太平無事米價如常所有正月分晴雨錄理合
遵呈
御覽伏乞
睿鑒
朕安兩淮虧空近日可曾補完否
新任運使如何
康熙五十年貳月初叁日

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初三日曹寅《奏進晴雨錄摺》及康熙帝朱批

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謹
奏
聖安江南各處雨暘時若田禾大好市米價賤如常百姓
太平安樂無事菩提子織造局內所種四粒已出一
顆枝葉色相同惟葉下有刺少異於眾萬壽庵水
月庵兩處所種亦俱於六月內各出一顆與揚州香
草寺而生無異聞城隍百姓百姓來觀者無不頌祝
無疆志發善念頂禮慶贊今將六月晴雨錄呈
御覽合呈
奏
朕鑒
朕安今歲各處收成都有十分

康熙五十年（1711）七月初四日曹寅《奏聞龙眼菩提子发芽事摺》
中谈及水月庵与万寿庵



清·袁起绘《随园图》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

你提出的“织造府”计划极佳，我久有此意，只是条件不够（身不在金陵，困难太多），又无助者，时间精力都顾不上。你有此兴，那太好了！就请动手，将来联署名合著，大佳。最好又有学术性，又有文艺性，不要穿个死框子，穿靴戴帽，八股式。篇幅长短，不拘长短，诗词题咏，也可入编。赶紧找朋友（魏元珪等）抓拍“现状实景”（包括邻县，街道、巷……）。到南京图书馆搜集一切可用资料文献……以便运用。除你建议的编书内容，还可以择曹家《栎亭集》^{有关}诗文也编入（带点年注）。

周汝昌 1984 年 5 月 23 日致严中信（部分）

严中注：这是我于 1984 年 5 月 20 日给周汝昌先生去信，建议我俩合撰《江宁织造府与曹家》一书事，先生于 5 月 23 日夜给我回信中所谈及的“织造府”设想的部分。因此，开头先生即言“你提到的‘织造府’计划极佳”云云。后来我们研究发现使用“江宁织造府与曹家”书名不妥，故更改为今名“江宁织造与曹家”。

平中同志：合拢你信，还是只兄我为一时吐
 写。此时不知已是我弟二礼（报）社重要联系
 否。如未见，速奉信说。合拢你信，还是只兄我为一时吐
 性磨一命，说哑姑。我前时向弟二礼说及此
 行同玉存第一观之以，使大兄笑，说那两行
 （路路不对）要步回京一同去赴宁……
 合拢你信方知他即自己先去了，真莫测也
 我告诉你诸事多生一个心眼，为我保重。可也
 你提安多弄资料，做好，这还不是一了百了
 后难为问题，说到帮外要连安章，到海安
 何学安新以我未于安章的情况，才就不差
 呢！地高安章，必须生腹才行，要注意两大

周汝昌 1984 年 12 月 13 日致严中信（一）

课题：一是织造区制史如序史（主要从后代讲）
 二是织造衙门（署院）作坊局（向集置情况）
 三是织造的织造从后代即与政治有关（有下著名反对
 卷三）须看历史，顺会要甚也，并史，后才能说的
 曹家为地位与作用（不当时相比无从理解认识）
 其在大大的异同）再是后教曹家居此也切为老陈
 景曹家讲曹家的了，以为主体，其他略是时三流
 性质，必以此学术为要，防流弊，保（注意）
 此三流

周汝昌 1984 年 12 月 13 日致严中信 (二)

提 示

江宁织造曹家是“稗圣”曹雪芹的诞生地，他并且在此度过了“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的童年。他对这个织造世家以及围绕这个世家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和皇家以及江南文士的关系的一切事相，感受是不同于一般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伴随康熙朝六十年盛世的“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翰墨之族”的织造世家，决不可能产生出我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因此可以说，江宁织造曹家是曹雪芹的根。

而我们考证出，《红楼梦》中所写的许多人和事，又都可以与江宁织造曹家“对号入座”，例如，荣禧堂就是以“萱瑞堂”为原型的；而“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联则被脂砚斋批为“实贴”，这也正是反映雪芹这个织造世家实况的。如果没有这个织造世家所发生的一切事相，也就不可能产生出“经典”的《红楼梦》来。因此，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宁织造曹家是《红楼梦》的源。

自1984年以来，我一直是在与好友严中（现为南京日报社离休编辑）的协作下不懈努力，终于在南京复建江宁织造署遗址工程进行中，完成了《江宁织造与曹家》这部近20万字的图文并茂的专著，从而真正填补了江宁织造与曹家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中许多资料都是首次发现或虽已发现但是首次被利用于这一专题上）。因此，此书将在“曹学”和“红学”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周汝昌 2006年6月10日

序（周汝昌）

少小时，一见“六朝金粉”、“江南佳丽”、“晋宋风流”、“乌衣门巷”……这些诗情画意的文句，便引起我童幼心灵的无限神驰意远的情怀。稍长，略涉中华文史艺术等众多方面的事迹，方知南朝建业金陵，乃是我们炎黄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个性奇特的史地亮点。从此，对南京之地结下了一段“文缘”。及至年至“而立”的光景，又致力于考索《红楼》家世，这才尽晓曹雪芹的种种经历遭逢，都离不开金陵胜地。当然更无待繁词，今人已然详悉他家三世四人，都在此乡荣任织造钦简之职，而他也就诞生于这里，这诚如唐初四杰之首的诗赋家王勃所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何其字字贴合哉！

于是，我立下志愿：迟早要为雪芹写一本专书，要为他在南京建立一所纪念之殿堂，让天下有情有识之士都来瞻拜缅怀，寄托对中华民族文化空间上一颗特大奇星的无限崇敬追思。

但我身不在南京，夙愿难酬，必须在南京朋辈中请来一位得力同心之友帮我，方可有望于成。回顾一下：自1983年我在南京开会时首倡此议之后，一直是在与好友严中的协作下不懈努力，从而使大业不难功成志遂矣。如今，执笔为本书作一小序，正是我们两个不揣冒昧的初心一点志诚。想期间，我们曾恳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的江泽民同志登高一呼，立即得到众山响应，多方仁人君子大力惠助，因此，著书建馆，俱已指日可期了。何其幸也！

在此，不妨讲一下被人误会、轻蔑乃至反对的所谓“考证”的治《红》研芹的问题——

拙著《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秋问世后，受人注目的一个小小“考证”乃是考出曹寅有弟，实名曹宣（而非曹宜）。宣北音犯帝讳“玄”，有同声之嫌，方又改名“荃”。这“宣”的考证先受讥嘲，而后获证实，群以为“佳话”。然而，评者只对“幸而言中”称奇，却罕言这不止是一个名字的辨判之问题，而更是考明雪芹并非寅之嫡孙，实乃寅弟宣之四子过继与寅而后生的“假子真孙”。——而且，由此方能谈得到曹雪芹实际生卒年月的确定。这是何等不容不思不议的大课题？空赞“宣”之发现，又贬之为这种“方法”不可多用，云云，岂为真知治学之苦心与有益于学人乎？

无独有偶：“萱瑞堂”的考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趣——

回忆这个考证的线路历程，最先引起极大兴趣的，是由鲁迅先生《小说旧闻钞》得见清人笔记中叙及康熙帝南巡驻蹕织造署而称曹寅母夫人孙氏为“吾家老人也”。此断非一般常语，于是力求此段史事的根源，终于查知本出冯景《解春集文钞·御书萱瑞堂记》。但何以尊为“吾家老人”？仍不能深解。最后，又得邓文如（之诚）先生的指点，方于《永宪录》中获得孙氏夫人实为康熙幼时保母（抚育教养嬷嬷），是康熙幼失生母、视孙夫人为实际慈母的特殊感恩思想，表现于一个三字大匾之中！而这一发现，方是全部“曹雪芹家世史”的惟一重要大关纽——不知此故，则“红学”、“曹学”的一切都流于浮光掠影，似是而非。

且说康熙帝为何这次巡幸江宁特与孙夫人题写萱瑞之匾额，原来契机全在一个“孝”字上——他是同时为明孝陵题以“治隆唐宋”大碑的，这个“孝”就触动了他的思绪：他见织造署内当年“嬷嬷爹”曹玺手植楝树，故尔曹寅重筑楝亭以申其念父之孝思，于是他

也就想到拜见老嬷嬷孙夫人，是“吾家老人”，恩同慈母，这才又展大笔御书，乃是以“萱”对“棟”，内有亲情、外可借“萱”“以孝治国”的美德佳话！——我们“考证派”，考的什么？证的何事？于雪芹《红楼》何干？自然可以意会、领略；中华古旧的历史实情真况，都是怎么样的？也自然会有人读了这些，毫不感兴趣，索然漠然——那就另当别论，不必勉强人家来为此等陈言旧迹浪费心神了。

对于江宁织造署与府的曲折关系，严中的考证是最为出色的，有了这种硬证，原先的错觉误说都可以成为陈迹而不必再有纠纷了。由这一例也足以说明：事实真理，在湮没或错乱之间不为人知，都有赖于考证的功能，解纷排难。

所以，严中老友の织造署、府之详考，正是又一绝好的示例。

可惜，平生没有作过一点点“考证”、全不识其中甘苦的人，却肆口轻薄“考证派”。人间万象，云无“定论”者多，真是那样子吗？

其实，“考证”包涵了学、识、悟多个层次方面的研究进程，三者互相渗透，缺一不可。听说有个史料工作者公然向学界宣称：史学靠证据，不靠悟性，云云。这种话让真正的史学家听了，只好窃为解颐。比方说，一份档案，字面上说曹頔（家人）“骚扰驿站”，于是即以此为“证”，而绝不再去参互钩稽其他相关史料，遂竟判案为“曹家犯‘罪’是经济原因”，这样就是得到了历史的真情实际了吗？因此，我们考论雪芹的家世以及其诞生地，都有一个复杂曲折的历程，这是文化工作，并不同于小学生学算术，一个“算式”式的单向、直线、形式推理逻辑所能胜任。具体的好例就可举示：曹雪芹的好友们说他是“秦淮风月忆繁华”、“秦淮旧梦人犹在”，那末“忆”的“繁华”是真锦绣还是“虚热闹”（赵嬷嬷语），你只凭“字面”，能说得清吗？而这种“繁华”、“旧梦”的“犹在”之人，这是谁？他？她？对曹雪芹生活、创作有何关系？你就只知那是个“人”，其他一概不闻不问——这就叫作“史学”？这种“史”和

“学”，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我们在“考证”曹雪芹的有关事迹上做了这么一点工作，虽经努力，深知治学之事岂同容易，岂敢以“专家”自居！然而就是这有限的所能，幸而解决了一些基本性问题。至于“悟”之一义，也在《御书萱瑞堂记》上有了新的领会：康熙帝为报母恩，赐以“萱瑞”之名，是运用古诗典故，象征不忘母恩，而《记》中所云，“会庭中萱花开”，却是“假话”，因萱草抽茎开花始于五月，而康熙帝这一次驾临江宁，时在四月初十，节气还差了将近一个月的距离，那时岂有“萱花开”之理？乃知这无非是文人臣下对皇帝的设言，渲染点缀，故“神”其说罢了。《萱瑞堂记》的核心，只在颂扬皇帝的孝思，所谓萱者借题设景，有实有虚——孟子说过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不是教人尽废书不观，而是提醒人，书上明文，也需要加“考”求“证”，方是治学的必循之正路。

我们这册小书，旨在抛砖引玉，唤起南京以及全国广大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就可为海内外前来观光朝拜者作参考佐助。

我们心有馀而力不足，学、识、悟诸多方面俱有很大欠缺，书中疵缪之处定然不少，所望方家大雅惠予匡正，不胜企幸。

写讫于 2005 年 12 月底